

谈最后一位清工冯起凤过世后的曲坛及叶堂曲谱及唱口的本相

刘有恒

集粹曲谱《长生殿·见月》出校注文,台北

-

谈最后一位清工冯起凤过世后的曲坛及叶堂曲谱及唱口的本相

.....

《吟香堂曲谱》因系曲界最后一位真正清工冯起凤依声律腔格之矩度去逐字订腔，非如叶堂是拿曲师本及冯谱当底本随心自改，故冯谱与叶堂的《纳书楹曲谱》谱颇有不同，

惟清乾隆中叶以后，昆曲没落，声腔格律消亡，连朝廷也无人晓得乾隆初年朝廷曲家曲师所订九宫大成的真正用法即知（此见于乾隆末年朝臣所指斥明朱载堉的依昆腔俗乐配诗乐，而表示应采雅乐配诗经时，拿九宫大成指出朱载堉所配腔，和九宫大成比对未逐腔皆合时，即可知朝廷当时辞臣曲师都已无人能明九宫大成的用法可知，按：九宫大成的范例只是范格，南曲随每字阴阳八声有变，就得依明沈璟，沈宠绥所指出的订腔法，及九宫大成各范例内的每字因阴阳八声不同时的调整的范例，以调整唱腔，北曲则是应守本腔可减，或别只有衍生腔时可加腔，且应合于句末音接龙图律，不是拿一只九宫大成同曲牌名的唱腔，一比对朱载堉的配腔，若有不合，即说不合九宫大成的唱腔范格，就说配不对了，九宫大成此声腔格律谱须明了用法，才能正确使用，而像是阳荫浏，在其著作中，拿九宫大成等的范例一排列，也包括了格律出错的叶谱及集成曲谱，一概因不明格律，不知有错腔，而也拿下去排比，自己眼花缭乱，看到处处配腔都有不同，而因为自己分析不出来，反而在书里，于对于昆曲音乐的立场上变成了虚无主义，凡『非』主义，昆曲在他口中，成了无宫调，无务头，无格律，俱皆无，其原因乃是各种昆曲格律的内含，自己找不到，于是就认为『无』，而下一结论，说昆曲的唱腔找不到规则，因此都是自由创作的，没有格律可言，并借机辱骂沈璟、吴梅是格律派，真乃昆门的十足门外汉，于是一部在昆学专业无根的昆曲音乐有关的论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问世，但以其自称是无锡天韵社的吴畹卿的传人，还以继承了曲社传家宝的《天韵社

曲谱》。看到这种对昆曲格律的理解等于零，不能不令人为之浩叹），故冯起鳳的功力亦差九宫大成时代的编书的曲师曲家的声腔格律知识有一截了。而冯起鳳之后，不论叶堂，或自此以后的所有自谓的清工，都是走叶堂一路。

因为叶堂就是拿戏工之本改成自以为悠扬低昂的唱口，把只只曲牌加以人为改唱，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不明俗工的唱腔合不合律，拿过来都是信笔一挥，如何唱来自己满意就改动一气，故其谱改对为错有余，能改误为对者就要靠运气了。而叶谱里的正确处，也非叶堂之功，而是作为底本的曲师本的正确配腔，而未被叶堂即兴改掉者；

从为纳书楹写序的大官僚王文治于序内所说『详其格，从俗而可通于雅』一句，即知王文治知道叶堂是『从俗』，即叶谱是依戏工之谱的唱腔，而『通于雅』指叶堂把戏工之谱拿来，改了些他所认为可以『通于雅』的腔，

这也就是后来文人龚自珍在《书金伶》一文里所说的『叶之艺，能知雅乐，俗乐之关键』的本意，即指叶堂是把俗工的谱拿来，加上了他自己体会的那个虚无的身份加学识加特重运气的『雅』，

而后道光咸丰年间写作过昆曲剧本及《藤花亭曲话》的清工梁廷柅在回答友人对纳书楹不满之下，为维护叶堂所说，叶堂是为了要教俗工，才写此谱的。（『或者病叶氏所收曲文，不分出正觀，谓贻误后人不少。．．．叶谱只为伶人歌唱而设』（梁廷柅：王文治《浙江迎銮乐府》跋文）不论梁廷柅所说是否只是饰辞，但至少他有认知，叶堂的曲谱是拿俗工之谱为底，改腔后，要把改过的腔让俗工跟着他唱，不是为清工来端正清唱所备，故是俗谱为根，不是一本真正以清工字字依律订腔的本子，

这也可以解释了，在《书金伶》里提到，叶堂的弟子钮树玉，原想要教戏工金德辉叶派唱口，但金德辉都是『大不服』的原因，因为钮树玉所教的叶派唱口，其改腔是叶堂要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又不能拿出声腔格律上的理论来解释是因为这个腔不合格律，才要改正，而是要金德辉照叶堂所教改腔或花腔来

唱，金德辉自有自己的唱法，拿不出学理依据，当然要他改，他又何必要心服口服。

故从王、龚、梁三人之论，即知叶堂的纳书楹曲谱，就是一本俗工的唱谱再改了些腔，让叶堂自己满意好听的腔，乃『从俗』再通『雅』（叶派改腔）的谱，不是清工的正确唱腔谱；后世曲界不审其实，三位人士的言论也未明察，就交口众赞，成了拜叶教徒，而以为如此就是正牌清工，昆曲的正腔于是在这些清工口中，成了理不直而气壮一定要疯狂迷信及膜拜叶堂这个对象之下，反而失落了，反而是又不清工，又不俗工的叶派唱口脱离叶堂纳书楹的唱腔在唱。

故清工者，在清乾隆中晚期以后的昆曲绝世而言，如果就对于曲谱及声腔理论此一层次而言，很可叹的结论是，造孽一笔几百年的耻辱账，也在昆曲的进程里是一个耻辱的名字，吾以『俗工』自称，清工之称不肖于用，以与只会言必称叶堂及纳书楹，而不具备明办格律是非能为的清工辈分隔，因为昆曲的错伪腔及错伪论及错伪学能横行，皆当归过于那些昆曲曲坛变成中古封建落伍，迷信偶像充斥横行，不去实事求是，认真尝学，求明曲谱及格律真相，故实际是却连他们心中鄙视的俗工的专业格律程度都不如的假清工的罪过也。（自集粹曲谱《长生殿·见月》出校注文，刘有恒，台北）